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七

隴西李戩撰

任誕第二十三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娶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靈運與王弘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孟顛深

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王弘之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
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
自不得得亦不賣

任昉爲中丞後進皆宗之劉孝綽苞孺顯陸倕張率
殷芸到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屐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何點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
悲慟不能禁

齊武問張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
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
船放岸上住上大笑

何尚之爲侍中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
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
甚可畏延之褊激有酒過肆意直言論者謂之顏彪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
與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
肆意酣歌也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鷄叫平澤
中逐顰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對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暄與秀書云昔周伯仁
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
不以爲多吾嘗嘗酒猶水也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
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
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
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
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
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
多言非爾所及

卞彬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

易以大瓠爲火籠諸什物多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
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
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
何思澄重交結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
不悉狎狎處即命食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晚還
家所齋名必盡

王弘令陶潛故人齋酒要潛於栗里潛有脚病使一
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見欣然便共飲俄頃弘至亦無
忤也九月九日陶潛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
王弘送酒至即就酌醉而後歸陶潛不解聲律自書
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意潛素真率郡守候
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宗少文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
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淳之與王弘敬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亦農夫田婦
之禮也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周宣欲自尊崇無所顧憚每對群臣自稱爲天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播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

曰天杖

文宣以王昕疏誕非濟世才曰好門戶惡人身王晞爲太子太傅兼中庶子孝昭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在并州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
輪更留一宿

李元忠謂其子曰我昔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欲僕射
時宜勿飲

李槃閑緩不任事號其集爲富春公主達生丈人集
李孝貞出爲蒙州不復留意文筆人問之慨然曰五
十之年倏焉已過鬚垂素髮筋力浸衰官意文情一

時盡矣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
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養子螟蛉
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犝牛弊韋袴褶而已作
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以付螟蛉見榮華
蔑如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邢邵在西苑繕修頗壯麗皆爲之題名有清風觀明
月樓而不擾公私惟使兵力

柳遠鹿放無拘檢人謂之柳癩

陽休之簡率典選非其所好每曰此官實自清華但頗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

祖珽性放縱不羈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百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耻從神武宴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得脫帽於珽髻上得之又以華林遍畧數帙質錢擣蒲文宣杖之四十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平陳大宴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胡長仁飲酒後必長歎欷歔不自勝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不稱臣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謂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強練神情恍惚意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往往有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常好言未然之事時號爲

李練師強亦不知其名姓故人以此之呼爲練焉

蕭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楊約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煬帝北幸突厥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廷翠輦迴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辯擎羶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沙苑之敗李神雋策眇馬而走曰丁掾力馬倒曰丁掾誤我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

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詵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詵牒讀之正自不解

周弘正與子豫玄俱載入東乘小船渡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因得心驚疾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簡傲第二十四

王瞻負氣傲俗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子僕是公孫引滿促膝惟余二人又嘗詣豫章王嶷高論齊武時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措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

蕭琛年少未爲王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

乃着武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常醉上召見語及
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
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
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
驢府應爲司驢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之騶共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謝諶不妄交接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
吾飲者惟當明月

謝瀹嘗與劉峻飲推讓久之峻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峻慙無言

齊明宴功臣上酒王宴等興席謝瀹獨不起曰陛下
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
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正色曰君巢窟在
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若何
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酬
對

孝武獨召見王僧達僧達傲然了不陳遜惟張目而
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

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沒沒求活師伯逡巡而退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中丞沈約彈王僧祐云肆情恃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謝朓輕江祜爲人祜嘗詣朓朓因言有一時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祜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王惠造別劉懷敬時送者傾都惠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曰惟覺逢人耳

王敬弘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婦女守閣不聽入曰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它室

王峻與始興王離婚詣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江湛甥

也常於公坐慢湛湛正色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
袁淑爲始與王濬長史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
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

袁愨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族人曰昔有
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
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
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
不畢具國主不勝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
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
獨立比既亦試飲此水矣

愨孫元
各案

袁昂拜祕書丞求殷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
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

何點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
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齊武欲以張緒爲僕射王儉爭不可緒子充以爲愠
與書責之儉以爲脫畧弗之重沈約見其書歎曰充
始爲之敗終爲之成

宋武爲殷淑妃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錢
少不減五千張融往獨觀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
叙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
儉曰歌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
慕勢而君爲趨士豈不善乎

顏延之出爲永嘉守甚怨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
七賢山王以貴顯被黜斥

詠嵇康云鸞

翮有時鑿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
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
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四句蓋以自序也

沈昭畧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乃
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
王約柰汝癡何

褚彥回於豫章第酒闌取樂噐爲明君曲沈文季下
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棺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
人祿歎似隊父唐突因人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勲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坐屬目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旣自非禮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孔休源寓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徐陵爲吏部縉紳多慕之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踈靴至膝不稱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無作容

吳興丘靈鞠領驍騎不樂武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輩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檀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曰猶覺我爲優也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魏任城王澄子順常懷刺詣高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

可是賤也時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及順見往
登床捧手抗禮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
所屈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去肇
加敬送之

河南尹李獎詣侍中穆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
亦恃頑丘郡王封邑是獎國王匡坐待之不爲動膝
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譏焉

崔陵以籍地自矜嘗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
無言少遐晚謂陵曰驚風飄白日瞥然落西山陵亦
無言直曰爾每謂盧元明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崔
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崔贍在御史臺宅送
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河東裴御史伺
贍食直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贍食
罷而退明日自携七筯恣情飲噉贍曰我初不喚君
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
鵝炙豈亦異此君定是名士於是遂與共食

崔儷負才地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
室

楊素重崔儷門第爲子娶其女聘禮甚厚公卿滿坐
素令騎迎儷儷斃衣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儷禮甚

倨大言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
范陽盧叔彪在鄉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
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遂
營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詣之訪以京洛舊
事不待食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
粟餐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
一與此同

齊神武東出前趙郡守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
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携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
見之引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
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
曰皆由它安敢不盡力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
弟來未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鹿何肯
來元忠曰雖鹿並解事神武曰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遂留語嘉納焉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

席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孝文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薛聰曰世人謂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曰臣遠祖廣德事漢時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號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大笑曰卿幸可自明何遂復苦朕聰因擲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高乾置書於裴諏之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嘗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裴粲爲膠州土人以旱勸禱海神粲憚違衆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孫紹爲太府少卿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尔朱文畧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弊衣而往

席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孝文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薛聰曰世人謂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曰臣遠祖廣德事漢時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號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大笑曰卿幸可自明何遂復苦朕聰因擲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高乾置書於裴諏之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嘗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裴粲爲膠州土人以旱勸禱海神粲憚違衆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孫紹爲太府少卿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尔朱文畧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弊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裴愔之嘗道逢中尉楊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
愔於車上望見呼謂曰兄何故避弟曰我自避赤棒
不避卿

段孝言嘗詣裴幼之幼之兄膺之時率疾在外齋憑
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恠
韋夏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夏
夏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
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
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柳蚪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曾改操人或譏之蚪曰
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孟信守趙平山中老人以狔酒饋之信殷勤勞問乃
自出酒以鐵鐺溫紫木盤盛蕪菁菹惟此而已又以
一鐺借老人自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
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
食菜已久欲爲卿受此一狔髀耳酒旣自有不能相
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盡乃別

楊素將出征詣太常與牛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
止素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相近也弘遂

揖而退素歎曰竒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漁陽鮮于靈馥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費舍類授業者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郭遵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臂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去

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

齊任城王潛鞭宗道暉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作漢體復躡屐而去

劉晝自謂博物竒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馬光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徐之才自西交爲左僕射曰自可復禹之績

大業三年倭國遣使貢獻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突厥他鉢可汗恃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絲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亦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庫以待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耶

突厥沙鉢畧致書於隋文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實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畧婦翁今日看沙鉢畧共兒子不異

大業七年冬西突厥處羅朝於臨朔宮稽謝曰臣總首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見罪愧極深臣心悚懼不能

盡述帝曰往者與突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
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如上天止
有一個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個三個萬物何以
得安大庾信少而孤山陰縣人
元易于代元顓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于道武易
于恃其子輕忽顓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顓墜床而
據其坐顓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旣而知之耻其侮
慢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
哉遂搏殺之

蕭子顯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又領選見九流賓客不
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焉

齊高輔政除陸慧曉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
曉舉酒曰陸慧曉年逾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
卿輩乃復以爲慶邪

蕭韶爲幼童與庾信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給於
信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韶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
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之別
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
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
坐韶大慙

崔浩不信佛道崔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
浩大笑曰持此頭臚不淨處禮拜是胡神也模嘗謂
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桃簡浩小名周兒
崔順小名也
薛孝通與諸人謁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
爲神所笑拜者慙焉

排調第二十五

羊闡入臨齊明喪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廢帝輟哭
大笑謂宦者曰此謂禿秋啼來乎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
衡詩云營道無列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
官初不識士衡何故見苦

劉季連反於蜀鄧元起執送之詣闕謝罪自東掖門
入數步一稽首至梁武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
而曾不若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廢帝目廬陵王
律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封焉

宋廢帝狂悖忌諸父並聚之殿上休仁及明帝休祐
形體並肥壯帝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嘗忤旨帝怒俛
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檐付太官即日屠猪建安

王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問其故休仁曰待太子生
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孝武狎侮群臣多所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
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悵常呼
曰老慳宗靈秀軀幹肥壯拜起艱難每於宴坐賜靈
秀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柳元景垣護
之並北人而王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又寵一崙崑奴
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自元景以下皆
罹其毒楊志滑稽孝武令哭殷貴妃志嗚咽他日有
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
自哭亡妾耳

劉伯龍貧窶尤甚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
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
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趙倫之拙澀於世事多所不曉范泰好戲笑謂曰司
徒公闕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
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

何長瑜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王
義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
星星還復出輕薄少年遂演之其文流行義慶怒啟

流之

侯景敗王克迎候王僧辯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綬何在克默然良久呼景腹心趙思曰趙平原將去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

王淮之四世爲中丞嘗作詩范泰嘲之曰卿惟解彈事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

到漑爲吏部尚書母與何敬容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

漑與齊武對碁或至失寢加以低睡帝嘲之曰狀似喪家狗又如懸風槌

張融少時免官爲詩有高言何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爲詩贈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焉

何敬容爲相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竒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何承天年老爲著作郎而諸佐郎並年少苟伯子嘲之常呼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

邪

梁武曰吳均不均吳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

江祿爲武寧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迤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王晏嘗戲沈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曰琅琊執法似不出卿門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胡諧之家人語音俛不正齊武遣宮內四五人往諧

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俛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

湘東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由此嫌之

范雲善奕碁常夜侍武帝冠觸火帝笑謂曰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戲之

劉之遴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能

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
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平昌伏挺出家劉之遴作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
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亦被染服時人笑之

褚絹在魏魏元會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
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
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
義某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梁元爲書責鮑泉云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

高爽有險薄才爲屐謎以喻孫廉曰刺鼻不知嚏蹋
面不知嗔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
以取名位

高爽有才學有人與書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
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

邵陵聞留異附宋子仙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
之異理宜黨於逆賊

後主時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
同逍遙郡君臨霄郡君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

亦號開府

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留萇鎮代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與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六合之間亦何所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河南人常笑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舐榆賊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嘗於室內置酒十坭坭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

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咸陽王禧反事覺與尹龍虎出走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憂悶龍虎忽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咸陽王坦傲狠凶鹿安豐王延明切責之曰昔東海王志性極劣時人號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當不免驢號

文宣常剃彭城王韶鬚鬚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

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北之婦女

隋文以邴紹謗誹將誅之長孫平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紹之言不應上

聞

崔陵爲徐州刺史魏收聘梁過徐陵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曰勿恠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吃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陵不平此言

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王昕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王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恠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王皓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蹠蹠待去群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雀鷺何啾唧嘲者云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得復言

劉昶在北呵罵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呼笑之聲聞於御聽孝文每優之至於奏本國事故則斂容泣涕悲動左右

李元忠致娉於晉陽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公難遇所以不去因將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族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

李構嘗因宋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入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狎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乃豁然如舊

隋文令李德林立作詔復鄭譯爵位高頴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楊愔取士多以言貌謗者以愔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選人魯漫漢詣楊愔自言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愔因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不虛

邢昺好悟物人謂之牛副李象使梁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

李庶生而天閹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施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

武定初魏收陽休之叅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

文宣郊天百寮咸從陽休之衣兩襠手持白棗中書令魏收嘲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

宇文忠之與裴伯茂同省伯宇侮之號爲黑字齊文宣性雌懦每叅文襄有時洩出永安王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

尉景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戒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孫騫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

坐者皆笑

文襄晏東山謂諸人曰魏收恃才無不宜適湏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云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有餘裕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世號收驚蛺蝶文襄先知之大笑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虛言也衆人皆笑

魏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與東山與諸優為狝猴與狗鬪帝寵狎之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

魏收曰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顛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著孔嘲王隋文將幸岐州王誼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曰吾昔與公位望等齊一朝屈節為臣或當耻媿是行也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

楊素竒蘇夔每戲威云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柳機柳昂並為外職而楊素方用事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

竇威嘲麥鐵杖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答

冀州有四大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顯
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道暉熊安生同郡人也
洛姬婦人也

熊安生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
熊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

楊素與牛弘退朝侯白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
輩爲牛羊下來邪

鄭道育嘗戲徐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
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
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
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爲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亡爲
虐在丘爲虛生男爲虜配馬爲驢

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拜開府王子臨軒下寮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
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
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後還也尚之
有媿色

謝晦舉兵命長史庾登之留守不許晦敗登之以無
任免官禁錮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

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
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爲嘲
張敬兒拜開府王敬則戲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
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

輕詆第二十六

劉瑀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
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畏其筆端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脩
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

漢耳

何偃案劉瑀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
伍之有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
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路人驅
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江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謝朓朓曰可謂帶二江
之雙流以嘲弄之

孟顓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

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司徒褚彥回因送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
跣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
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
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離別沒爲長
不歸帝撫掌竟日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
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

路太后弟瓊之常盛車服詣王僧達僧達將獵已改
牀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
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於帝
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
事詣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
加罪

到搗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
俗鄙謂虞棕曰斷髮文身其俗陋

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謂曰王散騎何故復爾散騎
非清華所爲晏歷此職故以嘲之

王敬則執模查以刀子削之人謂曰此非元徽頭號何事自契之

袁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裁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

齊初王褚爲宰相何點謂人曰我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張緒爲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由是出守吳興

孝武宴朝賢張暢在上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嘗彌增於尤疾所言悉以北朝士麝比庾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荀伯子自矜籍蔭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謝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齊武於玄圃宴朝臣沈文季數舉酒勸褚彥回彥回甚不平曰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士不識粉榆

張纘過郢邵陵王餞之見吳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夜死規憤哭兼至次信亦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以爲張纘一

盃酒殺吳氏三人

韋叡爲右衛率領直擅權誕倨朱异於酒席厲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所指斥

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
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
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
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
閹水雖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且高爽
詣延陵令孫抱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取
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
打未詎央

齊神武葬後崔悛竊言黃頴小兒堪當大任不崔暹
啓文襄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
頴小兒何足拜也鏢赴晉陽陳元康請免之悛進謁
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不堪忝大任被卿以爲黃頴
小兒金石可消此言難泯梁謝朓來聘問安平諸崔
於李緯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大怒緯
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
使不得舍我
高允將婚於邢氏游雅勸允娶已族允不從雅曰人
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黃
頭雅小字也

畢義雲閨門穢雜宋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
爲汝

孝昌之後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喪宋游道與
邢昕嘲謔昕謂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

并州之役段孝先持重失道爲虜所屠斛律光面折
之曰段婆善爲送女客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
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李庶曾謂收曰
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

比卿邪輸維伯之子癡愚有名自入市高價買物收
故以方季景

魏收以溫子昇殊不作賦邢邵於賦亦非所長常云
會雖能作賦始成大才士

劉晝制賦一首言每古拙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見
魏收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
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分又以示邢子才子才

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媵媚

蘇威考定文學何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
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

祖珽執政除徐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

李諧嘗於廣坐稱徐之才父名云卿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逕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云箇人諱底衆莫肯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

唐邕白建方貴時人云并州赫赫唐與白徐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

徐之才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

高昂與劉貴並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謂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砍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萬俟受勸止焉

顏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與劉湛等不平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

王儉與會稽虞玩之有隙其後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阜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

人

張纘從弟謚聿並愚湘東在坐問纘丈人二從執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謂定襄侯祗衡山侯恭也

吳邁遠好爲篇章齊明見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

高昂彭樂勇冠當時侯景嘗輕之言似豕突並勢何所至

窟咄寇南鄙莫題貳於道武遺窟咄箭謂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其少也帝銜之有告題居處擬人主帝乃使人示以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被誅

假譎第二十七

齊明性猜忌用術數每言行幸先占利害簡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東昏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朱光尚光尚託鬼神諫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北向斬之懸首苑門梁元性猜好矯飾居文宣太后喪依丁蘭作木母武

帝崩祕喪逾年方刻檀爲像置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啓

元凶劭弒立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告人曰十旬耳劭怒歐殺之

齊高即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起何胤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床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王敬則爲暨陽時有一部劫逃入山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乃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設酒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可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後主爲文示徐陵云他人

所作陵唾之曰都不成辭句

齊神武說兪朱兆遣腹心統六鎮賀拔允在坐請神武神武僞以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上罔下請殺之

齊文宣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

周明嘗遣善相者來和視隋文和跪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曰公當爲天下主必大誅殺而後定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床斃蓆鹿飯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搃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嗔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

兪朱榮送臺使見二鹿授從子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

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之左

續世說卷七
四二
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
宗慄以父高之犯憲願父得釋終身食菜父理雪故慄菜食鄉里稱之及在元帝府大進魚肉劉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
鴈門之役王世充盡發江都人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籍草而坐煬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之牛弘求遺書劉炫僞造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有吳士雙眇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係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驅使聞趙道德聲曰亦係屬人富貴不及前者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當極貴况吾身也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

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此萬無一全自齊書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虚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魏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參軍庾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乃退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七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八

隴西李暉撰

黜免第二十八

梁簡文自幽

賊乃撤内外侍衛使突騎圍守墻

垣悉有棘枳無復紙乃書壁及板爲連下文

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始終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隋監守者奏言陳叔寶云既無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耽醉

罕醒時隋文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
日常侍宴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
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
叔寶爲飲酒遂不省高頰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
此亦可笑昔符氏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
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劉祥著連珠以寓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
窮於越人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 通乃
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
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
噬誰爲落毛

謝幾卿自尚書三公郎爲侍書御史舊郎官轉爲此
職世謂之南奔幾卿失志多陳疾臺事不復理

孔熙先死後文帝謂何尚之曰熙先有美才地胄猶
可論而翳迹士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
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鶴鳳
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青雲之上若熙
先必蘊文彩自棄於泥塗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

而不遇知已曷嘗不遺恨於後哉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江祐以蕭穎胄爲南郡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韋邃志立功名左遷始安不願閑遠乃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之有二始之歎吾才不殆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魏孝靜旣廢下御坐步就東廓口詠范蔚宗後漢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于烈出爲恒州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

盧詢祖爲築長城子使負才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見楊愔愔故舊皆有所廢惟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云版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綠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

牧捷不重胡叟叟爲詩示程伯達云群犬吠新客佞暗排踈賓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
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
以讚之

邢邵才過文人但以不持威儀名位難副不令出境
梁人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
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媿但官位已高非復
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
不可

周武宴齊君臣於雲陽自彈胡琵琶命廣寧王吹笛
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至口淚下嗚
咽武帝乃止

司馬子如被劾在獄一宿而髮白辭曰子如本從夏
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犉牛犢犢在道
死惟養牛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
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
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

李 藁聞魏收不用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
復遺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咸由中旨
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不

知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
韋世約讚元巖於太子隋文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
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乃除名
賀若弼下獄上謂曰我以高頰楊素爲宰相汝每昌
言此二人惟堪噉飯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
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當死上
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
靈將八千兵渡江禽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
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
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

元胄不得調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

張威被譴上問笏所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
謹藏於家上使持來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
法功效實多今還公笏

劉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聞孝昭
好直言喜曰董仲舒公孫洪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
言切直不見收

劉炫罷歸河間時盜賊鋒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
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
乃自爲贊言已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何憫以才著聞官游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齊武責高元海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交州

隋文廢鄭譯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義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可賜以孝經令其熟讀

梁武責元慶和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之合浦

儉嗇第二十九 飲食附

宋武有熱病患金瘡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有人獻石床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猶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

宋文不好侈車府令常以輦簾故請改易之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簾未至壞紫色貴並不聽改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飢馭入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齊明嘗用阜茨訖收餘灤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

充晚食

劉穆之嘗往妻江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爲丹楊將召妻兄弟妻泣謝稽顙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朱脩之貴爲刺史姊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鹿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宋孝武爲王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饌粟漿充夏殮咆漿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塩鼓薑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到漑性儉素十年不易朝服或至穿補

何胤疑食蚘蠊使門人議之鍾岢曰蛆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優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蚘蠊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固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岢議大怒

王儉問周顥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菹綠菜紫
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佳顥曰春初早薤秋
末晚菘

裴子野與周捨語及嗜好子野言從來不食薑捨應
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明帝每存儉約欲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王晏等
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是
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侍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
陛下前飲銀酒鎗恐其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齊高置酒馔用阮至崔祖思曰此未故爲南北所推
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
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悅曰
尊羹故應還沈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莢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范雲使魏李彪爲設甘樨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范岫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何遠爲武康太守王彬巡屬縣皆盛設供帳遠獨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雞而別彬戲曰卿禮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庾杲之候樂願之願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元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封述爲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急像湏誓便用一息娶盧莊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嫌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恠嗇所及故每致紛紜庫狄伏連鄙恠好聚斂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

典馬掌食人並皆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
專掌管籩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取
至死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一萬

王羆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緣羆曰耕種耘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
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憮然大驚又
與客食爪客削瓜皮侵肉羆及爪皮落地乃引手就
取食焉客有慙色每至享會自稱量酒食分給將士
時人尚其均平笑其鄙碎

劉臻好啗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赤土國皆以甘蔗作酒

連下文

孔覲臨刑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呂珍僧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筋因醉
後取一柑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其客李
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
十八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米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汰侈第三十 癖嗜附

宋明以蜜漬鮓鯪一食數升噉猪肉常至二百臠奢

費過度湏一物輒造九十枚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

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張欣泰謂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牕牖壁帶懸楣欄檻爲以沈檀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內有寶帳寶床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廷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湏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

亮

劉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被體流血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並名豪奢與徐湛之以肴膳車服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徐君舊與魚弘皆以豪侈稱鎮西府謠曰北路魚

南路徐

東海

王騫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舊故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

陳顯達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

集陳舍

虞棕家富於財善爲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棕曰肴羞有所遺不棕曰何曾食䟽有黃頰臙恨無之魚弘常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朱异好飲食極滋味子鵞魚鮮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

羊侃性奢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

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
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
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六口雖陳語外
明帝好食鮭鯪以銀鉢成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
文曰此是竒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
致之甚難米雜鹽林中人無盡大夫少吹簫賦
魏元暉業在齊初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食
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
群英今逢世路阻豺虎鬱縱橫王景文賦
李預得古人殮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

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鹿黑者並篋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觀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
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噓其口
都無穢氣

靈后幸左藏令王公皆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
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兩手持二十匹而出
示不異衆而已陳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以所負多
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折脚時人語曰陳留章武
折腰傷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崔光韶資產悉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邢子

才曾貸數萬送還之光詔曰此亡弟相貸不知也
不納

夏侯史居喪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
用父時田園貨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

祖珽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
東大文綾連珠孔雀羅等百餘令諸姬賭之爲戲樂
李敏將待宴隨文樂平公主謂曰我以天下與至尊
惟有一女壻當於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
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
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

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
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舞蹈遂
於坐發詔授馬侯白給五品食月餘而死人傷其薄

命

李文博傳

王獻女妻李蕤次女適趙恢子華女之將行

先入

宮中

其禮畧如主公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
於帳中獻與張祐侍坐獻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
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人竊謂天
子太后嫁女

王琚嘗飲牛乳色如處子

屈丐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
墻五仞其間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
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大武入觀謂左右曰蕞
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顏延之子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
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峻鹵簿即
屏注道側謂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元孝友言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盤累魚
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游

宋晉平王休祐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
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
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千至時又不受評米責錢

忿狷第三十一

劉牢之欲假手桓玄誅執政然後乘其隙子敬宣諫
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我豈不知今日取
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柰驃騎何蕭惠開素剛除
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伯乃
復低頭入中邪每謂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
爲夭也歐血如肝肺者卒

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

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王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王晏性浮動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湛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云槐則不言自顯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得復委去瓌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宋文訪何承天疑議使命相望承天性褊促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文帝每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勿復多言

明帝許事尅以衡陽公諶爲揚州及授南徐州諶志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檀道濟見收憤氣怒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壞爾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

之志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拌武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踈其骨肉

周奉叔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刀頭取辦耳

梁州刺史王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心常鬱鬱酒後於坐啟梁武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

張纘與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退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太僕韋黯以兄子粲爲左衛率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驂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

武陵王過子良宅 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

見羸衣單進襦於羸羸云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高澄忌魏孝靜嘗令崔季舒察其動靜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少差未

道武圍中山三軍乏糧問計於崔逞逞曰飛鴉食葢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道武銜其侮慢

陽休之晚年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

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陽休之封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授此

庫狄伏連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尉景被黜神武造焉尉恚卧不動呼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眡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大對草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蘇威子夔與何妥爭議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

李彪初附李冲得進及爲孝文所知遂相輕背冲銜其無禮自作表奏其罪狀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表嗟嘆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僛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恣辱冲素溫柔一朝暴恚遂廢病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豎藥所不能療

宋明帝多忌諱改駟馬字爲馬邊辰以駟字似禍故也。以白門不祥諱之。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宋文好文章自謂人莫及。鮑照悟旨爲文多鄙言累句。或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王玄謨在雍州人訛言玄謨欲反。武帝知其虛答玄謨啓明白之曰七十老公欲反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申。

謝朓被讒誅。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

孝文欲擅書名。王僧虔不得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梁臨川王宏極意聚斂。庫室垂百間。在堂後關籥甚嚴。有疑是伏者。密以聞武帝。帝殊不悅。幸宏第大飲。醉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賄顏色。怖懼上彌意。是仗屋屋檢視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丘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布紵絲絹漆蜜蠟砂雜貨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還。兄弟情方

敦睦申坦被讒當刑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誅我入市亦應不义帝乃原之

梁元帝竒王偉才欲捨之朝士多忌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帝求視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釘其舌剗其腸殺之

魏文帝質晉而歸諸大夫馳還白神元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遂矯害之

文宣以嵇曄賜薛豐洛李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

何言無也子默入啓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揚情微爲解之帝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因宴召昕見其方搖膝吟咏遂斬於御前

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袁翻邢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已爲讓表乃命邵作之翻大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

武成忌孝昭問自安之計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就留之後堂元海達旦不眠惟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

曰神筭何如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

廣寧王求拒西軍謂阿那肱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

芒山之捷後主謂蘭陵王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琅琊王以秣士開駱提婆盛修第宅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琊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

文宣問杜弼治國用何人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文宣以爲譏已

周文田渭北竇熾宇文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嫌

晉王辭太后歸揚州哽咽流涕伏不能興后泫然泣下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杯杓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

王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誅在右衛府惟隔一卷相去數十步以爲有報應

和士開被出爲交州賂婁定遠還入內辭覲二宮因
進說後王及太后曰先帝一日登遐臣愧不能自死
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
慟哭後主太后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
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乃詔定遠爲青州召責趙郡
王等殺之

司馬申好飛書譖毀朝廷端士嘗晝寢於尚書省有
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

尤悔第三十三

宋文始議北侵朝士多不同至太武軍瓜步帝登烽

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
士庶勞怨不能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沈約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人武帝問識坐
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
罷酒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
不敢見當拜吏部謙抑尤甚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
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

乎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張稷雖居朝右每慙

口實

謂殺東昏

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

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

侯景敗將奔顧謂王偉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劭陵王於北山敗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於是仰觀石闈逡巡歎息侯景好走馬遨遊彈射鷗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鬱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魏太武北伐聞宣城公李孝伯卒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文帝旣立煬帝帝侍疾逼陳宣華夫人文帝恚曰畜

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城誤我

李訢以范擿爲腹心弟璞固諫及擿希旨告訢叛訢謂曰爾不顧吾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擿曰公德於擿何若李敷之於公公昔忍於敷擿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

斛律羨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

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陳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宜與元康定也

賀若敦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而心不果
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
出血誠以慎口

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宇文
化及爲李密所敗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相聚酣
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
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
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
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閱醒而
復飲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

乎遂鳩殺秦王活稱帝未幾而滅

司馬德戡謀殺宇文化及執而詰之德戡曰本
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焉逼於物情不獲
已也

漢王諒不用王頗計兵敗頗將奔突厥山中路絕謂
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而言不見從遂至於此
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之名也乃自殺

崔浩致睦夸入都夸時乘一驢又無兼騎浩以夸驢
納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
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

辱之又使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

江陵平尹德毅說蕭譽曰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安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無非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元謹等爲歡彼我無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叙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堯復禹萬世一時也譽曰卿此策非不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譽恨乃曰不用德毅言至此

紕漏至三十四

蒼梧廢劉彥節出逢從弟韞韞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

南郡王義宣敗入江陵翟靈寶誠使撫衆賓言臧質

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繕甲治兵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十敗衆皆掩口

笑

謝超宗作殷淑儀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葢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闈待不得乃去

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息未嫌何公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侯景篡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齊天保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彭城王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

大誅諸元以厭之

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高邾肱謂爲真龍出見大
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是龍星初
見依禮當雩邾肱作色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嘆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
矣其能乂乎

武成以斛律金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
李若爲舍人誤奏云金自來詔命出羊車引之若知
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笑而不責

王肅至魏從行幸敕成淹有古迹皆使知之行至朝
歌肅問此何城淹言紂都朝歌肅曰故應有殷之頑

民淹曰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
司馬南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
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曰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
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謂張思寧向
聊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曰淹此
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曰近者行次
朝歌聞成淹與卿殊有往復試重叙之肅曰臣於朝
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陳遂皆大笑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

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
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勰有慙色祖瑩在坐即云悲
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
吳子所屈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聚徒教授懸納
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風

徐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
因曲爲之說其僻皆如此

權會平生畏馬位望旣至不得不乘後無故墜馬不
得語遂暴亡

熊安生在山東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南將軍熊
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
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曰七十二世乃
是羲皇上人汝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
族向冢而號

隋儀同劉臻耽經覃思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
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
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
不知尋訥謂臻欲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

叩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
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
人家於是顧盼良久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
劉訥耳
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觀日月星
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
矣
范曄嘗謂死爲滅著無鬼論至臨誅與徐湛之書當
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
無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江摠日與後主懽宴君臣昏亂以至于滅及入隋乃
自叙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
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徐爰善事人尤悉朝儀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
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
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
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

惑溺第三十五

東昏鑿金爲蓮花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
也

梁元帝妃徐昭佩與暨季江淫通季江每歎云拍直
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
多情

後主令狎客賦詩尤艷麗者以爲曲調其略云壁月
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
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眄
睇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
中遙飄若神仙

山陰主淫恣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廢帝帝召彥回
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彥回整立從夕至曉不
爲移志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彥
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隋軍至孔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豈能飛度
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
作太尉公矣後主信之故不備

文襄旣得琅琊公主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擇色
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造我直諫我亦有
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
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

元鷲與爾朱兆陰通兆爲亂鷲謂帝曰黃河萬仞難可卒度遂自安

郭衍勸煬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益自勞劬帝稱其孝

楊玄感之反帝遣裴蘊推其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後無以勸

蘇威諷煬帝以天下群盜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豈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脇我我欲搭其口但少忍之誠極難耐

宣帝初立五后問辛彥之彥之曰后與天子匹體齊等不宜有五何妥駁曰帝譽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

隋文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奏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虞世基曰鼠

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散其兵

煬帝親幸諸葛穎與后嬪連席共榻穎因隙多譖時人謂之冶葛

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撻之後以問徐之才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焉

和士開爲長廣王所親寵嘗謂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懃約也

武成以和士開有伊霍之才慙懃屬以後事臨崩執其手曰勿負我也

和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罪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陸令萱欲廢胡后乃外求左道行蠱惑之術旬朔間遂精神恍惚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別造寶帳枕席莫非珍竒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

有一聖女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
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爲正嫡
周師逼平陽後立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
至午驛馬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
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
壽陽沒韓鳳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
他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
龜茲國子更可憐

周兵之逼薛榮宗自云能使鬼曰臣已發斛律明月
將大兵在前去

薛榮宗經古冢謂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
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後主
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
臣我阿貞來○蕭譽惡見婦人相去數步亦遙聞其
臭經遇婦人之衣即皆棄之又惡見人髮

仇隙第三十六

虞玩之東歸王儉不出送朝士無祖餞者劉休與親
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
不藹藹

宋武西討諸葛長人有異謀猶豫不發劉穆之謂所

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宋武與劉毅會倪塘劉藩請帝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徵軍爲公下乎帝曰卿爲何如對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紀傳一詠一點目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輻湊如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昔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肯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麇臠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王晏與王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張邵與王華不和及華參機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引至公豈以私隙害正及爲雍州華實舉之

沈冲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大呼曰吾
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當肌分骨散
何但焚如

王儉弔荀伯玉中詔斷哭止客久方得入比出飢乏
氣息惓然切齒形于顏色明旦入宮即言臣等所見
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子宅政可設雀羅復言外論
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之

胡諧之求佳馬於梁州刺史范柏年使還謂諧之柏
年云胡諧何物俛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諧代柏年
柏年下帝欲不問諧之曰見獸格得而放上山

侯景聞武帝納貞陽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
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

梁武答侯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
朕有一客致有忿言朕之失也

東魏時孫騰自孝武奔神武言魏帝搃梁續於前元
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
崔陵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陵恐被惡言乃悅
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刁靡奔魏明元問縛劉裕者於卿親踈靡曰伯父帝

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

文宣縱酒高德正數進忠言文宣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及誅之曰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勸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讐也

文宣崩朝士盡作挽歌楊遵彥擇之盧思道得八首劉逖得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之銜遂諧之於武成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張彞子仲瑀表求排抑武人道路啍啍立榜會集屠

其家彞父子安然神龜二年六月羽林虎賁幾千人詬罵尚書省虜掠持杖石直造其第曳彞堂下極意捶撻殺其子始均投之火中仲瑀踰北垣獲免官止倉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即大赦以安衆有識知國計之將墜

賀拔勝見殺翟嵩復命於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

隋文謂蔡王智積曰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元諧與從弟滂謁文帝私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

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鹿走兔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皆伏誅

游雅與陳竒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竒曰君寧
黨小人也乃取竒注論語孝經燒於廷竒曰公貴人
不乏樵薪何乃然竒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頒以陳武殺其父僧辯及陳平遂具鉞插發陵剖
棺見陳武鬚不落其本皆出骨中焚骨飲灰目縛歸
罪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也何忍罪
之

魏收以史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骨于外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慤設粟飯
菜殖謂客曰宗慤軍人串噉鹿食慤致飽而退及慤
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南北史續世說卷第八

續世說卷八

三十一



